

止齋先生文集

八

蘇子知
好學

PDG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八

誌銘

劉端木墓誌銘

端木溫字嘉人性劉氏諱春以待台州教授闕卒于家大父機父立已戴氏出也端木性冲約事後母孝與兄弟無違於朋友親故用其情然所蘊抱貴不為人知貌言恂恂若庸人然見之者以為亡異也其試禮部余嘗問所為文何如但謝不能已而擢進士丙科復謝是適然耳他日過括蒼端木為其州戶掾問政何如亦謝如初比謁其守與郡之善士亟稱端木綜理之才所關白感風凡在官無及之者余與端木同入太學同為乾道八年進士議論往復最密至相好也自其文辭政事不欲使余知之况他人乎顧端木亡矣意所欲施為雖余未得盡知之也世多言古今人不同以余觀端木與

書傳間所載深厚有德之士異耶同耶端木為吏三年守蒙其力然往往欲挑動之使自有言然後薦舉之近制選人滿歲無舉主且再試端木即怡然將詣吏部而竟不言比其視古人特未知孰難也斯人也而在高位則士或知耻矣少得疾良已比罷司戶時疾復作明年淳熙七年閏三月某日卒年四十五又明年六月某日後母吳氏夫人卒初娶朱氏某州司理叅軍某之女逾年卒再娶宋氏故御史臺主簿敦書之女生一子小趙抱而養之於其父黨今幾歲十年閏十有一月某日宋與其伯氏奉吳夫人與端木之柩將柩于屋前山之祖壠卜人曰未吉遂殯焉宋氏之弟昌國主簿某能左右其文兄於是殯又能前事請余而為之銘銘曰有相其孤系豈不昌有刻其墓名豈不長位若年耶誰尸此者天耶

陳子益母夫人墓銘

陳子端已自平陽將父天錫之命來再拜乞銘其母林氏余方銘亡友劉端木未暇也迺即館中越五六日請不已頃嘗過陳子之家見其父子兄弟少長坐立進退秩秩然無疾呼暴語無弗友之色於是端已請辭曰母氏歸為冢婦逮事曾祖姑奉諸祖母以同居祖行無在者又奉吾父與世父母同居凡五十年矣一侶先生鄉所見然敢以是為銘首余曰吾得銘而母也婦德莫如睦睦莫如能長久而母處三世之族且六十有四年而家人無改於其舊合二難矣德如是人謂之何銘如是人謂之何陳子再拜謝幸甚其葬日淳熙十年閏月某日其地所居萬全鄉管輅之葉原其壻朱次宣子明畏端已彫也端已從余學彪為比丘

林氏達墓銘

民達諱悅姓林氏溫瑞安帆遊人祖考諱伯英考諱植妣孫氏娶程氏享年七十卒於淳熙十年六月癸卯男三人開聞閨女適章紱孫男女八人開早卒程氏亦先十有四年卒初民達葬程氏于所居里之椒原已而遷茶原遷葬之十有九日而民達卒開以其年十有一月丁酉合窆于茶原而來乞銘銘曰民達善治生嘗為余言少遭父喪一日傭者數十輩立門請所使久不能遣吾內慚於是夜為條處而旦授之日力半而功倍以故益矜奮志亦浸長蓋民達治生以惠為取以華為儉以善忍為斷童僕鷄犬養之各得其欲樹木蔬麻藝之各遂其宜亭榭門巷藩溷井堰治之皆中繩墨也予鄉之言生理者歸焉嗚呼士習為浮辭以干有司之試苟中其度即得為官人予之州縣輒不理吏卒搶攘莫能整齊向使不限科目以能見推擇如民達者陳力於世曷可少哉民達

余里中人也計天下之大不但如民達者何限然而世常有乏使之患余所以惑也州城之南距瑞安為路七十里土石墊陷行者病溺更太守數人欲繕宅之重其役不敢起民達慨然夷十里所以為式庶幾當官者見知有氣力輔隨和以自托不朽而亦弗就余讀太史公書至閭里布衣之士有節可以見世而不遇者皆錄勿遺故余之銘民達者如是云

何君墓誌銘

初東萊呂伯恭以經學教授天下之士靡然從之而其所居鄉諸生能自表見者為多吾宗同甫又嗣興之錄是東陽學者視它郡盛矣有何生造者與其族師說一日以謁至余望見生容止恂恂其東陽學者耶與之語出同甫所遺書果道生之父善教子遠學於伯恭甚久造適遇述則皆從邵康伯之學伯之之學蓋亦本呂氏書又言遠至今能卒乃父教

事諸咸殷兄教令為學不懈如父在時古者重師友不以其
關繫風俗如此哉生以將柩其母杜氏夫人於父之墓既得
銘於同甫而以追銘其父來請余余雅不善為銘且杜氏之
銘併著夫君行誼甚美雖欲銘之必亡以出同甫之意外然
既喜得生又聞知其鄉學所從來於吾心有感也而次之君
諱松字堅才曾大父滂大父粹中父汝能何氏來徙娶之金
華蓋不知若干世而家東陽者於君四世矣以善輯柔其鄉
大姓積貲至鉅萬享年四十八於淳熙辛丑八月壬申卒越
二年得癸卯十月己未葬於縣松山鄉寶山原五子女四人
壻郭江輩嶠餘未行孫三人娶杜氏後君六年卒於是柩以
君才力曾不得嘗試於世其平生不可得詳也余聞志莫難
行於家名莫難著於鄉如君之內事治與學士大夫無異不
但整齊之詩書之習藹然其方興也斯不謂行於家乎入其

國欲知其人顧衆所尊信者與否何如爾同甫數數為余言
宜銘斯不謂著於鄉乎以此可以觀考其餘矣銘曰
相爾同穴有美不亡以余銘君豈亦可長

朱公向壙誌

初平陽之俗以速葬為不壞而其流入於陰陽家之說與治
賓客之事俗成則聞見熟聞見熟則異焉者乃反以為惟故
雖知名之士不能免也陰陽之說余不知起何時而知其不
出於三代也王季之葬也水齧其墓見前朝而後改葬重動
危其親也如此由今陰陽家言之不祥莫大焉而王季子孫
皆聖人也子孫聖與愚陰陽家固不論然造周數百年其不
得為不祥也甚著若必曰改葬而後有此則文武之生久矣
其造周不待改葬也又甚著且三聖人者不知水齧墓之為
不祥而不速改是不智也知其為不祥必見前朝而後改是

不仁也聖人慮不及此焉而今日者曰吾慮過聖人是果足
信歟然而舉世惑之何也彼委巷之民怵於其言者妄以其
親微利然也學士大夫豈忍以其親為利而惑焉者又何也
吾友朱黼使來告葬曰其先君子以隆興元年某月日卒祖
妣以乾道二年某月日卒而二伯母伯兄若弟卒亦若干年
矣今為淳熙十有一年某始克以十有二月庚申葬祖妣于
邑施巖之西原以先君子祔去墓百步得中嶼又以葬諸母
兄弟九四樞黼也大懼不克如礼經惟先生寵識銘之以免
於罪又曰先考病且革有以上世墓不利請遷者先君泣禁
之曰暴吾親之骨於地上而苟得活吾弗如死也又曰王母
之治命曰而父生能養死不可去吾側他日葬我必以而父
祔黼之言云爾誠如黼言其王母以祔葬為是苟祔葬雖死
樂也其父以遷葬為非是苟遷葬雖生不樂則朱氏蓋聞禮

者也不惑於陰陽之說者也黼誦斯言也以爲稱首乞銘若是而猶緩葬余故曰俗成則知名之士不能免也余爲斯文旣以慰解黼之悲因以勸人子也朱氏世家平陽杉橋里黼祖母姓章氏享年七十八太學生陞之女父諱某字公向享年四十四娶楊氏子男二人黻早卒四柩之所謂弟也女四人適某人某人一爲浮屠公向能教黼章氏能成公向志楊氏又世守之黼故得爲知名士云

胡彥功墓誌銘

余讀陳亮同父所銘胡公濟之墓慨嘆天下之才有不能以文自進而老於閭里蓋終篇三致意焉今見屬汪萬頃爲其子彥功行狀又亟稱其爲人同父閱士多顧少許可者而萬頃雅號長者不侵爲語言二君於胡氏父子如此有以也夫胡氏之世昌也胡氏家貴鉅萬中間少寬弛米鹽靡密愆其

故常家事幾廢而公濟且老矣彥功奮曰不可以當吾世害其家以戚吾親也迺一切屏故好背華歸朴向之園池亭榭變而為桑稼之區向之賓客姻舊謝去而身與隸農同渢苦也如是數歲其富如初而彥功亦年已五十於是更治亭園延致賓舊以奉其親觴豆為樂復如初於公濟之卒又求同父之文刻之墓上歸善於其父人常言廢興有命自一飯不可以智得少有變衰之漸則偷怠不復自強以至於亡亦異於胡氏父子矣彥功諱某起居造次如學者且死為遺戒事詳整欲以七日葬飯僧若道士必以鄉父老與僮僕之曾服勤者相半蓋不惑於日者釋老家之說得年六十四娶黃氏章氏皆早卒子男四人廷芳廷廷芳女適新岳州錄事參軍梁竦前監筠州酒陳充將仕郎曹致中黃公黼孫男女二十有四人曾孫三人萬頃之狀云爾其世敘鄉里具同

父之識達芳以狀識來乞銘余喜次二文之後為之書曰余聞東陽劇難治而巨室為甚頃過其縣所次舍見其人往往敦朴敬客而崇師友今得胡氏事嗣興其家一以農圃為本自世所謂兼并機變之巧者秋毫不肯也則其風土固厚與所聞反謬而為吏者類以擊強為能孰與訪求如胡氏者旌異之使他族知勸乎余為斯文以告來者因以為銘云

承事郎徐公墓誌銘

公諱迪哲字某姓徐氏世溫之平陽人子誼吾友也乾道八年吾友之同第進士者獨余不幸蚤孤不逮事父母而諸君之親尚多無恙里中人往往以為賀未幾連哭吊三四人至是又哭公焉方初第時三四人者或在甲科或為禮部第一人里中之致賀者謂君旦夕宦達其及親宜如何而其親亦自喜幸甚今十三年矣皆為吏州縣類不滿歲以憂去誼立

朝稍久以太常丞遇大饗明堂天子加恩群臣授公京官而亦命下之逾月以卒嗟乎士宦達不達何足道哉而患故交徧至此余故於銘公悲以感也公慈惠篤厚不緣飾辭終其身於人怡怡其子弟廝役無不意滿而誼復以經明行修善與人交聞於當世蓋州閭長老嘗識公者見誼即喜以為佶公天下之士識誼者或見公又喜佶誼也誼年且四十未有子公念不釋已而婦娠又念萬一幸得孫而客都下保養乳母未必善視兒也即挈其婦還鄉得孫而公病矣誼倉皇告歸後蓋棺之日始至公曰苟誼有子雖不在吾左右甚樂誼曰苟知公不死於其手雖卿相不願也大父某父某娶某氏年若干卒於淳熙十年某月以明年二月某日葬瑞安來暮鄉明教院之後山長子之仁蚤卒於是附銘曰

夫完而固深坎而厚封樹者是誰之墓歟其子徐子之父歟

惟其孝慈足以有此萬有千載誰非人子

新歸墓表

新歸墓表者為林氏作也初唐與先生林介夫葬其考妣於新歸唐嶼而廬於旁唐與在瑞安縣治之北二十里新歸在唐與西三里繇先生而下再世葬梓與其孫諱松孫始祔唐與之墓東百步曾孫諱仲損又祔墓西一里所允從先生考妣葬新歸者三世於是玄孫憐載將奉其母柩合焉余乃為之表吾鄉去京師遠自為吳越而士未有聞者熙寧元豐之間宋與且百年介夫以明經篤行著稱當世以趙清獻公與其子以景仁所遺詩次其歲月則先生名動京師矣自部使者郡守丞往往造其廬問起居况何如肯仕否耶先生方婆娑泉石之間作萱堂以養母未暇出也客至斥庖瓦豆具酒藪以延之請與出遊則佳山水無不至者而特罕趣郡是時

三經新義行天下學者非王氏不道春秋且廢弗講先生少從管師常學師常與孫覺莘老爲經社者也先生故不爲新學以其說竊教授鄉諸生龔原深之嘗以易學行世比見先生乃矍然顧恨識春秋之晚也於是求嘉之學不專趨王氏其後春秋既爲世禁先生竟不復仕而周公恭叔劉公元承元禮兄弟許公少伊相繼起益務古學名聲益盛而先生居然爲文人行恭叔之銘沈子正也曰河南程正叔關中呂與叔與介夫同爲世宗師少伊亦云爾且曰非詩書勿談非孔孟勿爲者以二公所同尊誦如此然而海內之士知有程呂而先生獨教行於其鄉人以其所居里稱之不敢以姓字他無所槩見焉豈非其居勢使然歟要之永嘉之師友淵源不曰先生之力哉先生諱石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考諱定妣戴氏三子諱晞頴字幾老晞孟字醇老晞韓蚤卒幾老醇老皆

游京師從龔氏學亦不得壽家無壯子弟失其行事醇老一
子曰松孫字喬年者最知名喬年少孤母曹氏改適城南張
公子充嘗舉八行為國子學錄所謂草堂先生也生張孝愷
字思豫二子長甚相懽其尚氣節襟度易直與人傾盡儀容
修整又甚相侶然皆事母孝喬年曰吾母也吾弟盡從以如
我思豫曰吾母也吾兄盡從以歸我率不十日半月必相往
還蓋二人者在母旁偃僂怡怡唯謹退而論經史或世務即
不相取下語聲驚四鄰喬年有詩易學晚而好尚書其爲文
雅潔而善道實事最厚陳公少南子從之游女以嫁其友張
仲謹喬年雅不樂舉進士少南先達復以說春秋觸忌諱流
落嶺表以死喬年遂與沈東美謝叔望諸君修先生故事保
丘墓善風俗自號允光居士然至感憤爲詩每一篇必曰憂
邊云云紹興之季後進多宦達及言高尚有舊隱典刑但曰

喬年其所蘊抱人未必盡知之也娶葉氏謝氏皆達事曹夫
人喬年以乾道四年十有一月戊辰卒享年七十四葉氏先
四十三年而卒謝氏後十五年而卒各一子其一人葉氏出
者是爲仲損字炳之余及識其人恂恂而有守能世其家者
也娶東美之子夫婦自以家法相賓友人之見炳之者則曰
是侶喬年見沈夫人者則曰是侶東美也其親戚相馴染率
恩勤侶兩家吾里中人時節相問饋不絕有吊慶事父兄子
弟皆至忻戚盡其情者必兩家也喬年以事出母空窮不恤
炳之與婦沈服勤米鹽以盡歲晚之懽初萱堂成士大夫多
樂道之者至炳之祖子孫事其親如一人謂之萱堂林家云
炳之以乾道七年三月癸卯卒年四十有九沈氏以淳熙十
二年十有一月戊寅卒年六十有四三子懣載鼎鼎早卒一
女適新福州古田縣主簿徐宏其一人謝氏出今仲愚也二